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笏山記  
第十三回 贈金盞顏莊公駱鄙夫 開鏡房可娘子調嬌婿

少青梳洗畢，正與介之父女早餐，聞有人在門外叫著。介之出門看時，是兩個人，一個背著皮包兒，一個牽匹白馬，道是尋少青的。介之帶了人來，少青見是鯨飛、鵬飛兄弟。便拉向沒人處，說了好一回話。足足大疑，拉香香從暗處偷覷，見少青解開皮包檢出明爛爛的衣服來。忽的褪了儒鞋，拿雙錯底攢雲吉莫靴穿上，忽的褪去舊衣巾，檢領玉藍湖縐透透的緊身小襖，穿在裡面，又穿上銀泥起雲福的玉綾道袍，束條蘇合球文帶，外攔天青閃翠八寶嵌邊外套，忽的取出紫華飛龍尾的自在冠戴上，忽的拿個手鏡番覆照了一回，忽的取出個紅皮匣兒，忽的開了鎖，忽的揭了蓋，驀地射出一陣紅光來，從紅光裡捧出一頂翠雲九鳳珠冠，又擊開一層一層的紅綾，忽的檢出個玉鈴百寶雲肩，看了一回，依然折疊著，蓋了蓋，鎖著，忽的取出黃金蓮花盞十件、元寶十錠、玉帶一圍、用紅綃帕裹著，忽的取出一包碎銀遞與介之。曰：「丈人可將這銀子打點行裝，待愚婿見了可公，無事時，一同回去倘有些難為愚婿時，著人通個信，丈人便借兩個姐姐去救愚婿，愚婿去罷。」先時，足足香香，看他妝束的比昨日又俊了許多，又看那珠珠翠翠耀著眼，初疑是給己的，後又藏了，正想的出神，忽聽得去罷兩字便一齊跑將出來，扯住曰：「你說去去甚麼？」少青曰：「我有些事，暫行出去的。你如今做了新婦，不要出門外與那小廝玩。」又屬了介之一回。鯨飛捧著皮匣，鵬飛拿著包袱，介之父女送出門外，上了馬，取路奔紹無憂家來。

不一時，到了。下了馬，傳了名帖。只見無憂走出來，滿臉笑容迎進去。扶少青上坐，欲行參拜禮，少青拉住。無憂曰：「莊勇見莊公，原有自然的制度，況又是我們莊公的嬌婿，又尊又親，是應拜的。」少青曰：「某私自來此，有事央莊勇，莊勇行起大禮時，某便告退。」無憂曰：「恁地時，隨便的坐坐。」又問這兩位何人，少青曰：「是某的莊勇玉鯨飛玉鵬飛。」無憂推少青上面坐著，鯨鵬坐左，無憂坐右。須臾茶罷。少青便取過鵬飛手中的紅包解開，親手遞與無憂。曰：「此須微物，聊表寸心。」無憂是個最貪鄙勢利的，見那黃烘烘白粲粲的物，不覺滿臉堆下笑來。曰：「某無點功勞，那敢受莊公這麼重重的賞賜，不敢，不敢。」少青曰：「某以心腹待莊勇，故瞞著可公，私來求見，倘莊勇嫌輕薄時，明兒再補，願莊勇無見外。」無憂曰：「恁地說，權且收下。」又談了些閒話。少青見左右無人，便說曰：「某訂於十六日，親謁岳丈母，聞令媛嬌婿娘子，有鬚眉氣，以德濟威，能拯人厄，敬備翠雲九鳳珠冠一頂，玉鈴百寶雲肩一副，豫乞莊勇為地，奉岳娘子，表為婿的一點私誠。」無憂沉吟了一會，曰：「小女的脾氣，最拿不定的。他喜著，瓦礫亦明珠。他惱著，黃金亦塵土。某作不得主，今見莊公一團美意，除非先生問肯了他，才敢領莊公的寶貝。」少青曰：「便煩莊勇，善為我詞，切勿令可公知道。」無憂曰：「公勿多心，暫在舍下閒著，某去便來。」遂將那金盞元寶入內收好，飛也似出門去了。

少青與鯨鵬商酌了一回。午牌時候，見無憂噓噓地走進門來，低著聲曰：「小女欲屈莊公到迎鸞樓廝會了，然後受公的寶貝。」少青吃了一驚，曰：「莫不是可公的意麼？」無憂曰：「這事如何肯使可公知，公無過慮。」少青曰：「可公不在那樓裡麼？」無憂曰：「可公今又新娶得一個娘子，那得空到這樓來。」少青躊躇著，無憂曰：「沒奈何，走這一遭，速去速來。」少青捏著把汗，只得帶著鯨鵬，跨著馬，隨著無憂，從小路抄去。原來這鸞樓有個大門西向，一小門向南，一小門向北。無憂帶著少青從北小門而入，有幾個軍士，在這裡打葉子，見無憂帶著人來，略問一聲，無憂教軍士絆住鯨鵬，在這裡攀話，自拿那皮匣，引少青進去。過了個亭子，便是陰森的大木，繞迴廊，又穿個小拱門，靜蕩蕩地，一帶都是垂楊。過了垂楊，有紅油亞字欄杆，當面攔著，繞欄杆，斜刺地一個小朱門。叫一聲姥姥開門，便有個婦人開了門。入這門，行不多幾步，轉彎，一級一級的漸高起來。想是上樓了，又轉牆角兒，有個花廳。廳前是四柱的綺軒，地下鋪著攢花的五彩氈。四柱俱夾著盆花，有幾個丫鬟，繡襖翠翹，都拿著繡巾，包些花草，在這裡鬥花。從花廳後穿過，又有個大廳事，廳事兩旁，列著交椅，中間懸著綠簷的紅羅大帳。帳內有個公座，公座上，擺著筆硯令牌令箭。無憂指著曰：「這公座是有軍機大事時，小女發號施令的所在。」左邊一個橫門，接著雕欄，夾著復道。過了復道，便是粉廊繡柱的庭軒。兩旁檀香學士椅，皆有綠駝絨坐墊，中間暖炕，鋪設得錦簇花團。無憂教少青坐在左邊的椅上，笑曰：「莊公勿疑路徑紆折，若由大門入時，從甬道直進，便到這裡。」言未已，走出五六個濃妝異服的丫鬟，掩著笑，圍住少青。一個托出金絲盤子，盤上一枚玉盞，是香噴噴的新茶。少青飲了茶，拿這玉盞，翻覆看。歎曰：「好溫潤的玉呵。」迎面是個壽字紫玻璃窗，似有女子影。哆的一聲笑，少青慌起來，忙將這玉盞遞與丫鬟，低著頭。一會子瞧那無憂時，已不見了。心裡七上八下，不知怎的好。忽見無憂帶著個媽媽，笑嘻嘻走將出來，曰：「小女請莊公里面相見。某先出去，安置你兩個貴莊勇妨他等得久了。」言著，竟自去了。媽媽引著少青再進一處，是小小的暖房，擺設得越精潔。上懸個匾額，是鏤銀勾雲底，烘出和鳴室三個毛青八分字。坐未定，乍聞叮叮噹噹當環佩響，一個宮妝的美人，擗簾驟出。少青迎著眼，忙忙的跪下磕頭，不敢起來。那美人笑彎了腰子，又走出三四個這等妝扮的，鼓掌和著，笑曰：「好個謙恭的貴人，見我們奴婢猶跪著不抬頭，見娘子時，又不知怎地。」少青才知不是嬌鸞，紅著臉，自起來，朝外立地，只不做聲，由著他們嘲笑。立了一會，無精無彩，欲跑出去時，又不識路徑。猛聞一陣異香撲鼻，觀驚顧不定，佩聲又響，那美人低著聲曰：「貴人，娘子出矣。」少青回首瞧時，前那宮妝的，將珠簾掀起，那珠絡金鉤，與玉佩聲和著，雜雜地，如打什番樂一般，擁著一個珠圍翠繞仙人似的，婷婷裊裊，從簾內踱將出來。這回猜是嬌鸞不錯了，又朝著那仙人似的跪著不起。但聞鶯聲啾啾，呼侍兒扶起貴人。檢衽道了萬福，分賓主敘坐。少青曰：「岳母大人在上，小婿如何敢坐。」那些宮妝的不由分說，曳著少青坐炕左邊，嬌鸞坐炕右邊。少青欲開言時，囁嚅了幾次，說不出話來。嬌鸞笑曰：「小樓得貴人玉趾貴臨，草木亦增顏色。又辱厚賜，何以報之。」少青只說得不敢不敢。嬌鸞曰：「愧儂無麗華髮，負責人的珠冠。」少青曰：「不敢。」無飛燕身，負責人的雲肩。」少青曰：「不敢，不敢。」停一會，定著性，立起來，曰：「岳丈不以某為不才，許以莊主下嫁，約期十六日，拜謁岳丈，但海水難量，懇娘子憐某，使某得完首領以歸，恩深再造。」嬌鸞曰：「貴人請放心，有敢拔貴人一毛，儂將這可莊踏做吳沼。」那宮妝的，又遞了一巡茶。少青深深的打一恭，辭出。嬌鸞回了禮，轉秋波，笑迷迷的臉著少青，曰：「貴人肯以青眼看儂，何得竟去，今夜有幾杯如意酒，與貴人共披心膽，遣此春宵。」少青聞這話，越慌起來，顏色都變了。跪著曰：「某是凡夫，何敢造這罪孽，陪仙子，恕了某罷。」嬌鸞笑曰：「既棄儂時，怎敢相強。小翠，你扶起貴人鏡房裡去，吃些點心，去留自便。」只見最初出來這宮妝的應了，含著笑，攙起少青，拉進裡面。又不知轉了幾個門，到一個所在，四面皆銅鏡作壁，中懸一個蟠龍邊的鏡匾，是珊瑚攢作鏡房兩個大字。少青進這裡，見自己的影映入鏡中，鏡中的影，又影入對壁及兩旁的鏡裡。前後左右，以影重影，幾乎變做一百個少青，好不自在。曰：「呵呀我頭暈了。小翠姐呵，我不慣這個，我出去波。」小翠捏著少青的手曰：「你這樣俊俏的人兒，卻也酸腐。出去難，入去易。」又拉進一處卻無鏡了。少青瞧那小翠，香沁海棠，春含豆蔻，十分可愛，不覺動了心。調著曰：「你先時假裝娘子，哄得我跪著磕頭，拿什麼還我呢。」小翠瞅了一眼，曰：「乾人甚事。」轉身欲走，少青拉住曰：「姐姐須設個法兒，給我出去，可公知到呵不是要。」小翠曰：「你真個要出去麼，我老實對你說，我們這娘子，從不曾有人得中他意，今偏看上了你，不爭你便去呵，只是好好的鸞樓，忽添個斯文之鬼，我早晚遇見時，嚇個死，何苦呢。」少青又跪將下去，流著淚曰：「姐姐沒奈何，救我一救。」小翠笑曰：「我不曾見男子漢，這麼賤膝頭，只管跪來跪去。方才說哄你跪著，拿甚還你，誰還得許多呢，待我喚娘子來，由你跪他罷了。」少青拉住繡鞋，那裡肯放。小翠沒奈何，將他扶起，向臉上打了一嚇（下）。曰：「你到底纏著我，做甚麼？要你纏的，你偏不纏？」少青接著曰：「我見著娘子，便怕起來，見著姐姐，便愛，不知何故。」小翠曰：「你若是真愛我時，何故苦苦的定要去，你若與娘子和同了，我們或沾染著些汁兒，也未可定。」言次，聞外面喚小翠聲，竟自去了。